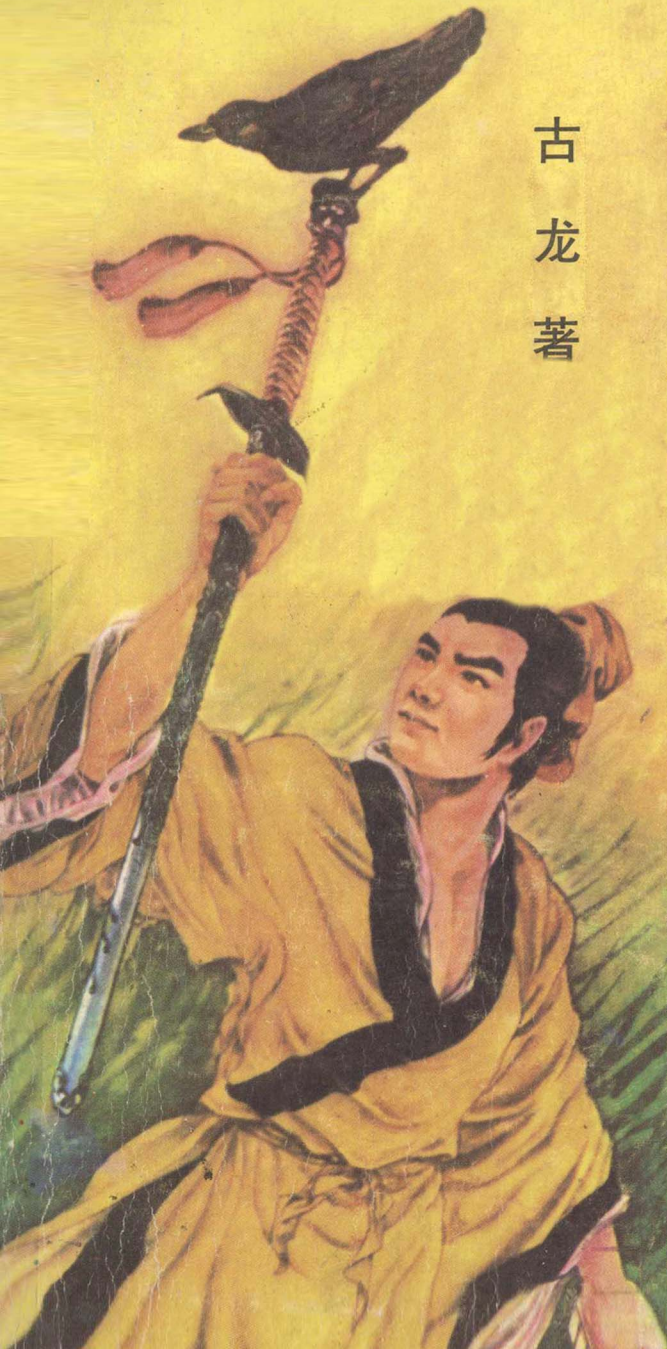


長干行

第三冊

古
龍
著



长 干 行

第 三 册

古 龙 著

华 夏 出 版 社

1988 年 · 北京

长干行

一八

“你自以为那开山破玉拳能接得住老天的无形神拳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贫僧愿勉力一试。”

“你为她们而死，也不后悔么？”

“宁舍一命，焉能后悔。”

矮子脸上大有赞赏之色，笑道：“那么老夫就要动手了？”

那和尚拿桩站好，凝神而待，挺立有如一座山岳，面上果然毫无一丝懊丧之色。

矮子右臂一圈一吐，左脚忽然跨进一步，虚空一拳雄撞而出。

和尚“嘿”地吐气开声，双拳齐出，果然一招硬接。

那一股有形之力与空中无形暗劲一触之下，登时暴起震天巨响，矮子分毫未动，那和尚却踉跄退了十余步，晃了几晃虽然全力定桩站稳，却忍不住“哇”地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。

方少堃心里一阵凄凉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自愿去罢，别再护着咱们……。”

和尚嘴角血迹斑斑，但却坚毅地屹立如故，绽出一丝苦笑，向矮子道：“还有两招，施主放心手吧！”

矮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老夫索性成全了你！”话落笑容突然一敛，肩不见晃，人如鬼魅般陡地欺近三步，双拳连扬，击出两招。

拳出并无一丝风声，待那和尚拼力握拳硬接时，突然觉得

自己的力道全落了空，身后轰然两声，两株二人围抱的大树，齐腰折断，倒塌下来。

尘砂飞扬之后，和尚再看那树身折断之处，犹如斧劈锯拉般整齐，待他骇然回头，已不见了矮子人影。

他心里不禁一阵神伤，一阵羞惭，明知那矮子若非有意成全，今夜便有十条命，也难挡这威猛无俦，无形无风的内家至高掌力。

精神一泄，他忍不住又一连吐了两口鲜血，但他却没有低头呻吟一声，昂首阔步，向前走去。

林玉惊魂甫定，急忙拦住叫道：“和尚伯伯，你歇一会再走不行吗？”

和尚微笑轻拍她的头顶，低低说道：“伯伯还有要紧急迫的事，必须马上赶去，你们……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“哇”地又呕出一口淤血，但他竟一口将血咽回肚里，握握手，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。

林玉一把拉住他的僧衣，叫道：“和尚伯伯你不能走，看你伤得这样子，走不到一里路，必会伤势发作的。”

中年和尚仰天长叹一声，幽幽说道：“唉！伯伯也知道内伤甚重，如不及时调息，势难到达东海，但这件事又如此促迫，我岂能为了一己之私，误了他老人家的大事呢！”说着神情遽又振奋，提了一口气，迈步向前奔去。

但他才奔了不趋数丈，突然两腿一软，“噗”地栽倒地上。

林玉惊呼一声冲上前去扶那和尚，但见他僧衣上腥红一片，已满鲜血。

这时候，方少堃已寻了两根树枝作杖，一拐一拐地过来，低头凝视，她虽然从未见过这和尚，但心灵深处，却深深为他

而震撼，和尚与自己无一面之识，方才竟甘愿为自己与林氏姊妹舍命赴死，这种英风义节，怎会发自一个出家人心中？

那中年和尚并未昏迷，只是眼中无神，显得异常疲惫，望着方少堃淡淡一笑道：“女施主，你腿伤不要紧吗？”

方少堃感激的含笑颌首，道：“我只是一点骨伤，想来不会太严重的，大师父为了我们身负重伤，真使咱们过意不去。”

和尚笑道：“路见不平，尚且拔刀，何况女施主代贫僧隐匿行踪，以致开罪那魔头，女施主身上之伤，才正是因贫僧而起呢！”但他忽然想到这样说法十分不妥，忙转开话题，轻叹一声道：“可惜贫僧正有要事，一时间只怕无法……。”

方少堃忙道：“大师父有甚急事？假如用得着我们之处，咱们极愿的大师父代劳。”

那和尚摇摇头道：“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一刻也耽误不得，女施主身上也带重伤，焉能代贫僧一往？”

林玉突然插口道：“和尚伯伯，你看我能替你去一趟吗？”

那和尚慈祥的看了她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林玉怕他看不起自己，忙又道：“和尚伯伯，别看我年小，这次我和姐姐从沙龙坪出来，还是我一人……。”

和尚突地神情一震，脱口道：“什么？你从沙龙坪来？”

林玉点头：“正是，自从梅公公死了以后……。”

那和尚猛的一跳，脸上一片苍白，失声叫道：“什么？梅叔叔……他……他死了……。”

林玉诧异道：“是啊！他老人家被人害死了……和尚伯伯，你认识梅公公吗？”

和尚凄声一叹，双目热泪滚滚而落，吃力的探手握住林玉的小手，唏嘘说道：“才闻捷弟遭危，梅叔叔又丧在奸徒之手，

群魔纷现，武林大劫又将来临了……。”

林玉陡然记起一个人来，失声叫道：“呀！你是少林寺的吴凌风吴伯伯？”

和尚含泪而笑，颌首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们必是林家姐妹，但不知这位女施主尊姓？”

方少堃道：“我姓方……。”

“方少堃？”那和尚失声呼出方少堃的名字，眼中闪出一抹异样的光彩，但随即轻叹一声，惶然垂头不语。

原来他虽然未见过方少堃的面，但曾从辛捷口中，早闻方少堃的姓名，记得有一次辛捷身负重伤，昏迷之中便曾频频呼叫方少堃的名字，那时辛捷为情所困，岂不就是为了眼前这位秀丽脱俗的少妇。

然而，辛捷如今身为人父，妻美子聪，这少妇的遭遇，却不知又是如何呢？

吴凌风想到这里，更觉世事皆幻，不由自主又忆起自己的心上人兰姑，怆然中又偷弹了几滴清泪。

方少堃道：“吴师父怎知我的贱名呢？”

吴凌风喟然道：“这还是多年前听辛捷弟提起，方施主一向可还好么？”

方少堃一闻辛捷之名，芳心也砰然而动，但她极力镇静，浅笑答道：“托佛祖的保佑，尚能平安。”

吴凌风道：“能这样便最好了，安居便是福，愿菩萨多多保佑。”

林玉问道：“吴伯伯，现在你总可以把那紧急事情告诉我们的吧？”

吴凌风喘息片刻，点头道：“贫僧闻得传言辛捷弟被南荒

三奇所伤，连夜从嵩山赶来，不想途中竟遇上那南荒第一奇人——矮叟仇虎。”他忙又补充一句：“就是方才那矮子。”

方少堃和林汶林玉都点点头，等待他继续说下去。吴凌风却吃力的伸手入怀，掏出一件东西，微颤的递到林玉手中。林玉接过一看，却是一面银制的精巧虎头圆牌，上面缀着一根姆指粗细的黄金链条，不禁奇道：“吴伯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吴凌风挥挥手道：“你赶快收藏起来，千万不能被那仇虎看见，这虎头银牌乃是那姓仇的独门标记。他现在还不知银牌遗失，否则方才决不会轻轻放过我们的。”林玉连忙把银牌塞进怀里。吴凌风继续又道：“我离了嵩山，途中偶落客店，发觉隔房有人喃喃而语，好奇的一听，原来那正是那仇虎正把玩着这面银牌，口里缅怀当年许多英雄往事，并且提到少林寺三位祖师的法号，我一惊之下，趁他出房便潜过他房中，从桌上盗了这面银牌，正要退出去，不想竟被他适巧撞上……。”

林玉失惊问道：“他看见了你没有？”

吴凌风道：“他当时并未发现银牌失窃，只见我身着僧衣，竟一把扣住我的腕间穴道，迫我说出昔年少林三老的生死下落……。唉！他武功真是高不可测，凭我多年潜修，居然未能避开他那石火电光般的手指……。”

方少堃等听得毛骨悚然，谁也没有开口，吴凌风似乎余悸犹在，也怔怔未再说下去，良久，林玉才低声问道：“吴伯伯，你告诉了他吗？”

吴凌风陡地一震，道：“这件事何等重大，我怎能轻易告诉他，那时迫于无奈，便虚与委蛇，不得已只好说了一个谎……我生平未曾说过一句谎话，这次迫于情势，只好违心……。”

方少堃插口道：“对付那种人，原不必再讲信义的。”

吴凌风并未答她，仍然继续说道：“我骗他说少林三老全都隐在泰山绝顶，正苦参绝世武功，他一听果然信以为真，立迫我引他同往泰山，好容易才被我借机脱身逃出，不想却在此地连累了你们。”

方少堃道：“只恨我们力薄，未能有助于大师父。”

林玉又道：“那么吴伯伯说的紧急大事又是什么？”

吴凌风凝重的说道：“我骗他前往泰山，不过只能奏效于暂时，待他发觉受骗，必赶回少林滋事，同时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便是昔年少林三老之一，这件事江湖已有人知，要是被他查出，上人无备，岂不要吃大亏？”

林玉道：“我听辛叔叔说过，大戢岛主武功大得很吗，他不去便好，去了一定讨不了便宜。”

吴凌风正色说道：“林姑娘千万不可作如是想法，那魔头功力诡异难测，只在平凡上人之上，闻昔年年他时曾独闯少林寺，单人力败少林三僧，天下已无敌手！”

林玉这才惊道：“真的么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吴凌风道：“我本有心即赶往大戢岛送信，使大戢岛主能早作准备，但现在……。”

林玉道：“吴伯伯你不用急，我替你把这银牌送去，决误不了事。”

吴凌风怀疑的问：“你……你能够吗？”

林玉一挺胸脯，笑道：“怎么不能？吴伯伯你放心调养吧，我立刻就动身。”她回头对林汶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不能和你一起回沙龙坪了，你跟方阿姨同去，在家等我，好吗？”

林汶居然毫不阻止，仅淡淡点头道：“好！你快去快回，途

中不要耽误。”

吴凌风不禁大奇，方要叮嘱她几句话，林玉已转身如飞一般驰去，一会儿便转过林边，望不见了。

方少堃轻叹道：“这孩子小小年纪，胆识还逾成人，将来前途真不可限量。”

林汶痴痴望着妹妹的去向，却偷偷背转身去，假作理弄鬓须，抹去两粒晶莹的泪珠……………。

× × ×

柔风拂面，海涛粼粼，旭日从东方升起，海面上金蛇飞舞，映成一条条一串串扭动的光波。

一艘海船，正迎着东方旭辉，张帆疾驰，

船上空荡荡的，除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船家，舱面上只立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劲装疾服，背负长剑，煞有介事的叉腰而立。

她——便是孤身赶往大戢岛送讯的林玉。

林玉虽是初次出门，又单独前往大戢岛，仗着性慧嘴甜，路上居然并未耽误，那一天赶到海边，雇船出海，眼见海阔天空，一望无涯，心里不觉舒畅了许多，连对辛捷和高战的思切之情，也暂时压抑下来，站在船头，眺望这海上日出的瑰丽美景。

那船家一手把舵，一手撑着帆索，不住好奇的打量着这位怪异的小客人，好半天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：“姑娘！”

林玉一动，回头笑道：“老伯伯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船家吞吐半晌，嗫嚅问道：“小的想问一句，姑娘要到大戢岛去，可有什么大事呢？”

林玉答道：“自然有事，要不然匆匆赶到海岛上去则甚？”

船家道：“小的倒并不是问姑娘有甚么事？只是想问问那大戢岛上，最近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？前几天，也是有两个人，雇在下的船到大戢岛去了。”

林玉暗吃一惊，忙问：“真的？那两人是什么形状？”

“那两人长得才难看哩！身材都一般高大，一个脸上枯槁，象是披了一层树皮，一个满脸蜡黄，就象是大病快死了似的，两人手面很阔绰，只是脾气却古怪得很，他们也是赶到大戢岛去的。”

林玉听了这话，骇然忖道：“我的天，难道会是他们两个魔头？”

沙龙坪的惨境，顿时又浮现在她脑际，林玉狠狠一挫牙，问道：“他们去了多久啦？”

船家道：“前天晨间出海，已有三天了，但他们在大戢岛上停留不到一个时辰，便命小的又送他们往小戢岛……。”

林玉惊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他们在大戢岛上只停留了一个时辰？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和一个老和尚见面，或者？……。”

“他们大约也是去找一个人，后来没有找到，才气呼呼离开。”

“啊！这么说平凡上人不在岛上了？”

船家叫道：“对！对！他们也是主要找什么平凡上人。”

林玉此似觉往海下坠沉，对那船家的话，恍如未闻，也没有再开口。

她在想：“难道他们真是枯木、黄木两个老怪？他们来找平凡上人何事？平凡上人不在岛上，他会去什么地方呢？我要是找不到上人，那时应该怎么办才好？”

许许多多问题都汇聚在她脑海中，凭她一个年纪十二岁

的小姑娘，要想遽尔从那些纷乱之中下个适当的果断，的确不是一桩容易的事。

她默然无语地立在船头，眉间紧锁，沉吟难决，那瑰丽灿烂的初升旭日，那浩瀚无际的伟大海洋，对她都象已经失去了美丽和诱惑。

舟行一日，午后才到了大戢岛，林玉从怀里掏出一锭大银，递给船家道：“老伯伯，烦你在这被等我两个时辰，或许我还得乘你的船回去呢。”

船家答道：“姑娘只管放心，今天反正是晚了，便明日回去也不要紧。”

林玉摸了摸肩上的长剑，又下意识地按按怀中那“虎头银牌”，然后放开大步，直奔岛中。

果然大戢岛上空无一人，除了遍地野果和那树间的小屋之外，林玉足足找了将近一个时辰，并未见到平凡上人的踪影。

她自然不知道平凡上人为了辛捷求取兰九果，早已远走天竺，她只是觉得自己所负托是那么重要和紧急，见不到平凡上人，顿时令她彷徨起来。

大戢岛上风光秀丽，但林玉已无心细赏，她苦思半晌，突然下了最大的决心，快步奔回船上，向船家挥挥手，道：“快！快到小戢岛去！”

这时，夜幕已张，海上劲风逐渐加强，潮水急剧的上涨着，那船家瞥了神色凝重的林玉一眼，一声不响，收锚扬起了风帆。

风急浪高，小船比来时摇晃得多，一阵阵咸咸的海水，被风刮起扑向船中，林玉身上衣衫不久便湿透了，但她仍然挺立

在船头，面对那即将来临的黑夜，没有一丝退缩之意。

小船在风浪中起伏，但风大船也行得迅速，天色已暗尽了，船家忽然指着左前方一大堆广大的阴影向林玉道：“姑娘，那就是小戙岛了，天黑不便近岸，是不是先找一处地方避风等到天亮呢？”

林玉凝目望去，果然那阴影竟是一座光秃秃的孤岛，就象一只海兽卷伏在波涛中，她毫无犹豫，沉声道：“你尽量将船移近海滩，我立刻要下船。”

船家无可奈何的移船近岸，林玉凝目看得清楚，前面二三丈已是一片泛白沙滩，当下深深提了一口气，双足一蹲船面，娇小的身驱，已腾升拔起，宛若一只掠波海燕，曼妙地飘落在沙滩上。

她脚一落在这海外三仙之一的土地上，心里突然有说不出的惶恐和畏怯，因为她早知道这些盖代奇人必然都孤僻怪诞，他们所居之处，轻易不会容许闲人乱撞，何况那枯木、黄木早来岛上，要是这岛上正发生甚么大事，自己插足其中，更难获人谅解。

夜是那么阴霾，沙滩人除了潮水澎湃之声，既无人声，更不见一草一木，小戙岛宛如一条巨鱼的背脊，阴冷而死寂的浮在海面上。

林玉缓缓移动脚步，足尖踏过沙砾，发出沙沙声响，那一声声脆而细微的声响，都象重钟似撞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。

岛上宁静得有些出奇，她一面缓缓移步，一面不停地左顾右盼，一面暗忖道：“枯木、黄木难道已经离开了吗？如果他们还在岛上，岂会如此寂静……。”

那知心念未已，突听一声刺耳大笑，破空传来。

林玉骇然一惊，心悸地暗道：不好，这声音多么象那天在沙龙坪听到的笑声！这必是那两个魔头所发。

她未遑多想，脚下突然加力，向那笑声发出的方向奔去。

约行了数丈，迎面一根高插入云的石笋挡在面前，而且这种石柱般的小峰尚不止一处，正星罗密布，何止数十根。

林玉曾听辛捷提到过小戡岛上的“归元古阵”，心知这儿已是阵势边缘，要是随意乱撞，必然再难出来，当下连忙止步。

恰在这时候，忽听笑声又破空而至，紧接着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：“老尼婆，你这种小小障眼法儿，怎能瞒得了咱们兄弟，那天有机会，让你见识见识咱们那松树林子，你就知道天地之大，能人众多。”

另一个冷冷的声音答道：“大话且慢些说，二位若能出得贫尼这阵，那时你我再分高下，贫尼这就前往阵外候驾。”

话声才落，一条黑影已从阵中飞纵而出，眨眼便到了海滩边，林玉凝目望去，见是个身着破旧僧徒的老尼姑，知道必是小戡岛主慧大师，连忙躬身施礼道：“晚辈林玉，拜谒小戡岛主老前辈。”

慧大师凝目向林玉打量半晌，冷冷问道：“你小小年纪单独一人，鬼鬼祟祟来到我这小戡岛，准备干什么？”

林玉忙道：“晚辈因有要事往谒大戡度平凡下人，适上人不在，所以……。”

拳大师冷目一睁，喝道：“老和尚在与不在，你胡乱撞在此地做甚？现在老尼尚有正事，姑赦你擅入本岛之罪，限你即刻离岛，否则，别怪老尼要惩治你了。”

慧大师这般狂傲专横，倒是大出林玉意料之外，她原本还有一些畏怯之意，听了这些话，反而一怒之下怯意全消，也大

声答道：“晚辈受人之托特来送讯，因闻得枯木、黄木已经赶到小戢岛来，所以顺道也欲把警讯向老前辈一陈，既是不蒙见谅，晚辈自当告辞。”

她气呼呼说完，掉头向海边便走，心里却暗道：“你不要神气，人家矮叟仇虎要是找不到平凡上人，难保就不来找你！”

慧大师似乎一怔，身形微晃，已拦在林玉面前，沉声问道：“小娃儿，你比我老人家还要倔强，你究竟有什么事要找大戢岛主，说出来我听听。”

林玉心念转动，正要开口，陡闻一声长笑，两条人影已穿过石笋布成的阵势，飞跃扑来。

慧大师脸上蓦地变色，探手扣住林玉的手臂，大袖一抖，身形疾升而起，轻轻落在一个石笋上，将林玉安顿在石上坐稳，低声道：“坐着不许乱动，待我退了这两个强敌，再与你细谈。”话声才毕，人已翻落地面。

枯木、黄木并肩立在阵边，阴阴笑道：“老尼婆，你服了吧？这区区归元阵法，怎能困得我兄弟，现在再无别的话说，我兄弟便与你见个高下。”

慧大师脸色数变，虽然没有开口，却显得内心激动已极，目光在枯木、黄木身上扫视了两遍，微微颌首说道：“不错，你们能出得老尼的归元古阵，足见不是等闲之辈，老尼正要领教二位的绝世武功。”

枯木老人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兄弟们不揣冒昧前来，也正是要见识所谓海外三仙，究竟有甚么惊世骇俗的绝艺……”

他尚未说完，黄木老人接口道：“只可惜大戢岛适巧外出，否则，倒正好以咱们兄弟两人，邀战海外三仙，那才叫人如愿以偿呢！”

慧大师冷哂道：“二位好大的口气，老尼在三岛中是最无能的一个，还不知二位能不能讨了好去哩。”

黄木老人笑道：“那就由咱们兄弟中功力最弱的在下，向老尼婆领教几招如何？”

慧大师冷哼一声，傲然道：“也好！那么就请阁下出手。”

黄木老人道：“你我俱是武林先进，彼此全有身份，若学那庸俗之徒过招拼斗，岂不贻笑天下。”

慧大师不耐地道：“依你便怎地？”

黄木老人道：“这法儿不难，咱们各以功力护身，可不许动手拆招卸势，你打我三掌，我再打你三掌，谁要脚下移动了半分，便算他输了。”他说了这话，忙向枯木老人扬眉一笑，蜡黄的脸上，泛起一抹得意之色，好象自认这方法想很极是绝妙一般。

枯木老人点头笑道：“这样自是最好，功力厚薄，一试便知。”

慧大师叱道：“究竟你们哪一位出面？抑或联手合上，怎的这般多话！”

枯木老人脸上微感一热，但却只是冷笑两声，并未还嘴。

慧大师心中暗忖：这二人肤色大异常人，必然练就甚么左道邪功，否则焉敢与我拼掌？我须不能着了他的道儿才好，于是冷然问道：“那么咱们谁先守？谁先攻？如何决定呢？”

黄木老人胸有成竹的放声笑道：“常言道，强宾不压主，我等来者是客，自然是光请岛主动手。”

慧大师骇然一惊，凝目向黄木老人看了好一阵，忖道：“好狂的东西，你邪功再高，真能硬接我老尼姑三掌的，天下只怕还没有这人出世呢！”

她私下正在思忖，黄木老人已将桩站好，笑着道：“老尼婆，就请动手吧！”

慧大师提聚真力尽注右臂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当真硬受三掌，手上不能卸势，脚下不能移动？”

黄木老人答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慧大师心中怒起，左脚一划，向前欺身进了一大步，右掌扬处，顿时风声疾嘶竟辛了十成真力，拍出了一掌。

但她何尝知道枯木、黄木这种怪诞的“枯木神功”最是护身绝艺，黄木老人才练到第二层，一般内家功力已无法伤得了他，枯木老人已练成第三层神功，天下已再无一种掌力能伤得他分毫，他们若非有所自持，怎敢狂言挑战海外三仙，并且自愿一动不动地硬接三掌呢！

掌风过处，果然那黄木老人动也未动，慧大师全力的一掌，竟如击在腐木败絮上，一丝也着不上力。

黄木老人笑道：“老尼婆尽管放手施为，这点掌力，在下还禁受得起！”

慧大师“噗噗”狂跳，这时她手知道已经上了这两个怪物的大当，要是三掌不能将他打动，自己再接他三掌，只怕大是不妙。

惶然之下心中一阵急，低叱一声，腾身上步，右掌一圈一收，运足了十二成真力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又是一掌拍了出去。

这一掌乃她毕生功力所聚，慢说是个人，便是一座小山，受这一掌，也难免崩塌一半，掌起处风声怒号，地上沙粒飞卷半天，威势端的猛烈异常。

黄木老人果然并不闪避，只是真气一沉，两脚深深陷入沙中半尺以上，慧大师一掌击中他的胸口，只将他打得晃了几

晃，居然分毫未伤。

黄木老人得意地放声笑道：“堂堂海外三仙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
慧大师一连两掌无功，一股无名怒火已猛升起来，冷哼一声，不进反退掠身飞退一丈，两袖一扑，身体借那一卷之力腾空拔起三丈有余，及待将升到力尽之际，双袖交拂一张，身形竟然在空中一停，紧接着一个盘旋，闪电般急扑而下……。

这一次她已使尽了平生绝技“苍鹭七式”，双袖满蓄内力，准备和黄木老人一分高下。

昔年辛捷初到小戢岛，慧大师也是使辛捷这一招“苍鹭七式”，连平凡上人也不禁骇呼出声，只此一点，便足见慧大师这招“苍鹭七式”威力之大了。

但那黄木老人却似胜券在握，真气一沉，两脚又陷进沙中四五寸，挺胸昂首，准备硬受这一招。

转眼间两人便将高下立判，林玉在石笋上忽然大声叫道：“老前辈且慢下手！”

.....

林玉坐在石笋尖端，目睹慧大师和黄木老怪赌掌，已经连施二掌，竟伤那黄木老人不得，心里替她一阵急，不禁突生异想，忙大声叫道：“老前辈且慢下手。”

慧大师此时已施出平生绝技“苍鹭七式”，正要凌空下击，和黄木高下立判，陡听这一声呼叫，心中一动，腰间一弓一折，竟然悬空一个筋斗，不但收敛住下扑之势，而且仰身翻转，退落原地。

这一式美妙灵捷，若非是慧大师，旁人也难以应变如此迅捷沉稳，连枯木老人也忍不住轻赞一声：“好身法！”